媽媽在世的最後一段日子

李玉瑩

李玉瑩，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畢業，美國南伊利諾州大學社會學學士。現任保險從業員。與李歐梵合著《過平凡日子》。



李歐梵

李歐梵，河南太康人，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現為哈佛大學中國文學教授、香港大學訪問教授，先後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印地安那大學、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文學教授。主要著述包括：《上海摩登》、《鐵屋中的吶喊：魯迅研究》、《西潮的彼岸》、《浪漫之餘》、《中西文學的徊想》、《狐狸洞話語》、《現代性的追求》、《狐狸洞囈語》、《世紀末的反思》，以及小說《范柳原懺情錄》、《東方獵手》等。

1

李玉瑩

母親節前兩天往媽媽家陪伴她。事因爸爸要到醫院為她取藥，那天媽媽本來要到醫院覆診的，但臨時發覺她的腿痛得寸步難移；從輪椅移到計程車的座椅都有極大困難。所以只好另約時間請院方派救傷車來接送。

爸爸甫走出門口，媽媽咽着喉嚨從房子裡叫我。她神經兮兮地吩咐我，不要用屋子裡的任何東西，包括廁所紙、毛巾、梘液。爸爸臨行前為我們泡好的茶，更加涓滴不可進口。她睜着老大的眼睛說：「那些東西都是有毒的。你看，我的牙肉都腫了，就是喝了他做的蔬菜湯，口舌感到苦澀不堪，我想是吃了他給我燒的飯菜，你知道嗎？你爸爸有眾生(鬼)附在他身上，他現在是身不由己呀！」我聽着，我想着：媽媽你牙肉痛是因為你很久沒有刷牙，牙齦發炎了，爸早已勸你漱口，你就是不聽。口苦是服食止痛藥太多了，況且你又睡不好，肝氣上升也會喉乾舌燥的。牙肉浮腫也是平常事，哪裡是甚麼毒氣攻心？我實在按捺不住了，又再跟她解釋一次，但她還是不肯接受解釋，還憂怨地說：「女兒呀！媽媽就是想你們好，怕我歿後你爸身上的鬼會加害你們，明年歐梵退休了，如果不是很喜歡香港，不回來也罷。」我聽後心中懊惱，再也說不出話來，走出房間陪歐梵讀報。

媽媽的哀號聲又把我拉回房間去，進得房來的第一瞥，我的心就沉了一下，她比幾天前身體又瘦了一圈，本來胖嘟嘟的雙下巴，都起了層層的皺褶，手背現出一條條的青筋，圓鼓鼓的藕臂成了兩根木棍掛着兩塊灰白的帆布。只餘下一雙仍然動人的眼睛，其動人處是半帶驚慌，半露憂傷的神情，還含着一泡淚。從我懂事以來絕少見到媽媽哭，我印象中的她，是堅強的；幾十年前，她隨夫遠赴英倫求學，送行的親人都哭成淚人，她沒有淌下一滴淚。婆婆死了她沒有回來，大概也沒有哭吧！最近她卻多番傷心流淚，她的淚隱藏了內疚，她要我原諒她，在我們年少時沒有親身照顧，令我們缺乏母愛，她說自己第一次結婚太早了，而且遇人不淑。其實她可以放心，我早已寬恕了她，年輕人誰沒有做錯事的時候？何況媽媽是個心地善良的女人，除了內疚的淚也有無奈的淚。她不止一次地抱怨：「我的一生每次遇難總能逢凶化吉，有貴人相助，偏偏這次似乎上天絕了我的後路。我要舒舒服服地死在

醫院裡，卻沒有醫院願意收留我，逼得我癱死在這兒，受眾生殘害而死，容不得我有選擇死的權利。」說來媽媽是個有福氣的女人，在世上最後的這段日子裡，有爸爸二十四小時全天候服侍她，在瘟疫蔓延的時候，住進醫院去，能有如此貼心的照料嗎？爸爸每天煮四頓飯，雖然是在午夜半睡狀態之中也拿着膠盤子給她盛尿，偶然發一下脾氣，證明他是個活人而不是有幽靈附身，何況他自身也患了心臟病。

她對丈夫的不信任心態，時至今日更是變本加厲。爸爸以前生性風流，他們這些年來聚少離多，爸在東南亞經商，媽一人在港空幃獨守，對幸福的婚姻生活早已不存奢望，但世事難料，退休後的爸爸，又回到香港來與媽媽長相廝守，多年來疾病相扶，都頗為相安地過了一段日子。但媽媽一向多疑，兼且賦閒在家無事二十多年，容易胡思亂想，現處於病危狀態，還是説服不了自己：浪子是可以回頭的！年輕時爸爸縱然是自命風流，有時愛拈花惹草，可能沒有顧到媽媽的感受。長期對老伴的不信任，所積壓下來的怨氣，對臨終之前所受的善待，必然感到不太真實，正如她近日時常掛在嘴邊的幾句話：「我知道自己是沒有如此的福氣，會有這麼好的丈夫服侍我，但他是來整治我的，他明明在夢中説着要我這女人的命。」我聽了這段話之後也為爸爸辯白：「爸爸是個好人，你大概也承認吧，他老了，需要的是溫情，況且你現在病重需人照顧，他可以翹起手來不顧嗎？對於以前的行為，他不難有幾分贖罪之意。」我以為説得合情合理，她就是執意不信。

我忽然瞭解到，原來我的憂鬱病是從媽媽處遺傳過來的，我的性格酷似她，長相更不消説，小時候因為環境禁閉，不能認她作媽媽，會有人相信我不是她女兒嗎？我第一次得憂鬱病那年她剛做了割除乳癌手術，第四次病發又碰上她患了骨癌，這一切只能夠説是巧合而已嗎？她是我的媽媽，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我的身體流着她的血，我們縱然不常在一起，但母女的緣分卻在未出母胎以前早已注定。在過去的憂傷歲月中，母女兩人説不定都在交替患着憂鬱病，只是她不曾自覺得到，或許也不願意面對它，她沒有告訴我她的感覺，正如我沒有向她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一樣。去年我跟丈夫合寫的書出版了，她看過之後才恍然知悉她親愛的女兒在過去十年曾經受盡精神的折磨，而母女間的恩怨，都在一聲「女兒啊！難為你了」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美好時光難長久，正當此時此刻，她被自己的心魔迷住了，她本可以心無恚礙地離開這苦難世界，由於她的執著，把自己困在逃不掉的宿命心魔孽障裡，叫她心不情意不願地離開人世，我除了感到傷悲，也有更多的無奈。可幸還有一份感恩的心情，感謝上天給我機會好起來，知道如何享受往後的人生。

2　　李歐梵

玉瑩突然靈感大發，寫了一篇關於她母親的文章，她母親癌症纏身，恐不久人世，作女兒的心情，可以想見。作為她的丈夫，我讀後更有一種切身之痛！痛的不完全與她母親有關，而是想到玉瑩上次憂鬱病復發的情景，也是由她母親的一通長途電話直接引起的，她母親説最近乳癌復發，已蔓延到骨部，玉瑩聽後數夜失眠，不到一週就憂鬱病復發，而我尚蒙在鼓裡，心想我們新婚如此幸福，怎麼會有「憂鬱病」這一回事？

那已經是兩年前的事了。從此之後，我心裡有了防範，只要她哪一夜失眠，我也會擔心得睡不着覺。昨夜她又於四時許醒來，在牀上輾轉不能成眠，我睡意正濃，但也依稀感覺得到：玉瑩又在掛念她的母親了！而我呢？竟然不知道怎麼辦。勸她不要想媽媽，人孰能無死？要保持一點心理距離，早該有心理準備了，多想也沒有用，所幸還有你父親照顧她，他樂天知命，比誰都想得開，其實你母親也早已看開了，甚至前幾天我們去看她時，她還默默地交待了後事——把一包照片和護照交給你，彷佛在説：這次我要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旅行，但不需要任何護照或身份證件了。

作為一個「旁觀者」，我並不能保持冷靜，更愛莫能助，覺得自己無用，最多不過跟在玉瑩後面作

條忠誠的「跟尾狗」，在她母親牀前用生硬的廣東話請一聲安，然後就沒有話説了，只好在客廳看報，或閉目養神，有一次竟然昏昏睡去……。

那一天下午昏睡的時候，好像夢見了我自己的母親。自從她去年3月去世以後，我從來沒有夢見她，但卻時常夢見早已去世八年的父親，而且都是同樣的夢：他一個人到了異國住了下來，不理我們母子，我去看他，他還説活得好好的，我不必擔心。在夢中父親似乎實現了他的「夢想」——和母親分離，自謀出路。但夢境畢竟和現實相反：在父親過世前十數年，他和母親天天相依為命，每天作息相同：他清早五時起牀，出去做運動，在家附近的豆漿店吃早餐，然後回家；母親此時才姍姍起身，在浴室消磨近兩個鐘頭，父親就在客廳看報，看完報打掃房間，然後母親就開始顧慮一天中的「大事」——開菜單：中午吃甚麼？晚飯吃甚麼？總要配幾個菜吧，然後才能叫來做半天工的女傭人上街買菜煮飯，重複着每天同樣的生活儀式。父親的回答永遠是：「隨便吃甚麼都可以」，這種無動於衷的答覆令母親更着急，於是兩老有時就開始口角了，你一句我一句，父親句句損人不利己，一副無奈。吃完中飯就自去睡午覺，睡後起身看電視，最好是有球賽可看，然而母親偏偏會説：「你代我到銀行去取這一個月的利息，也順便到郵局去發一封信，然後……」，父親不待聽完就乖乖地穿上衣服，尊命辦事去了。辦完回來，交待清楚以後，又到了晚飯的時刻，於是兩老又默默地同坐在餐桌上，吃着每天一樣的三菜一湯，有時父親又要看電視新聞，於是一個人端着飯碗，坐在客廳沙發上看，母親一個人吃完飯，料理一下廚房，又要開始她晚間的洗浴儀式，又是兩三個鐘頭，待她出來，父親已經倒在牀上睡着了。

就這麼周而復始，一天一天過去，煩上加悶——這個「習套」(routine)一過就是十幾年。我回家冷眼旁觀，有時心裡也會臆想：爸爸，你為甚麼不離家出走？走得遠遠的，到意大利最好！媽反正哪裡也去不了，當年我不知用了多少九牛二虎之力，向她灌輸女權知識，她都一笑置之，「兒啊，你還説甚麼鬼話！娜拉是哪一代人？我年輕的時候何嘗不知道，現在還説甚麼？還有甚麼可説？」

於是母親愈來愈沉默寡言了。直到有一天清晨，父親照例出門做運動，走出門口不遠就昏倒地上，路人告知鄰居，趕緊送醫院，救醒了，他還和護士開幾句玩笑，然而下午又昏迷不醒，不過數小時就離開人世。我得訊連夜趕到機場，坐第一班飛機到台北，到家只聽見母親説一句話：「你爸先走了！」聲音微弱無力，也沒有流一滴淚。父親安葬後，母親卻每日以淚洗面，並堅持要跟我們到美國住，於是妹妹只好把她接來，不知花了幾許心力照顧她，如此又過了七、八年，直到她逝世。

我回想這一段過去，也竟然有一份無奈，難道人生就是如此這般嗎？如今又要輪到玉瑩的母親了。人生這個「大限」遲早都要面對的，只不過「限期」之前的生活可能枯燥無聊，了無新意。我的父母不是一個見證嗎？只不過作兒女的往往不願意回顧這段真實而已。據説，法國哲學家福柯(M. Foucault)在臨之前，對他的同性戀朋友説：原來死亡竟是如此，一片空白，一點意義也沒有。

然而這可能也是道聽途説，我不在場，怎麼知道？如今玉瑩又要面對她自己親人的死亡了，我理應有所作為，但腦中湧現的卻只有「無用」這一個字眼。甚至在我夢中，母親還是和生前一樣，默默地坐在那裡，好像還是和父親在一起，也沒有向我説甚麼話。夢醒後我恍然大悟：我可能早已把母親的回憶壓抑下去，甚至到了麻木的地步，她此次出現在夢裡，是要讓我知道她還存在——只不過在另一個時空裡。

我和玉瑩再次向臥在牀上的她的母親道聲再見，總覺得還有下一次，然而我也知道，玉瑩心裡有數，下一次的可能性愈來愈微薄了，因為下週她母親就要住醫院，而且，在瘟疫期間，還是不探病為佳。

我把玉瑩擁在懷裡，在她耳邊輕輕地説：「不要難過，我們一定要好好地活着，你母親不是早已放心了嗎？」